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五回 富御史豁救異鄉冤

詞曰：獄貴度情徹理，豈曰嚴刑而已。張冠李戴，幸賴開籠放雉，可喜可喜，不愧烏台御史。

話說富公，此番是應召進京，一路軒昂，是不必說，途中無語。不則一日，已抵通州。遂撥運進京。原有當時舊宅在正陽門外，收拾住下。謝恩之後，拜了幾日客，自此在京為官。光陰荏苒。倏忽三年。此時朝中，正值宦官劉瑾當權，富公不肯趨奉他，為此與瑾不睦，幾欲辭官未遂其意。不意江西寧藩，此時暗交劉瑾，陰蓄不軌，持具疏，請加護衛，朝議紛紛不決。富公挺身持論道：「寧王久有不臣之心，今加護衛，如虎生翼，禍將作矣。」遂具表力陳寧王宸豪反狀，不當加以護衛，並劾劉瑾表裡作姦，請賜誅戮。朝廷竟不發。自此，逆瑾愈怒富御史了。富公此時亦決意掛劍，不想特旨差了山東大巡，同年相知俱來慶賀。忙忙的領了敕印就走，出得都門，當日至良鄉縣住下。富公對家人們道：「此去我欲私行一番，打聽地方利弊、官屬貪污。你們可在後慢慢而來，探聽我到了任，都至任所，在途中切不可走漏風聲！」家人們應諾。住了一夜，次日只帶了刁仁，並一小童紫霞，起身前進。不則一日，來至德州，就有迎接新院的，見富公三人從京裡下來的，便問山東新按院消息，富公品推不知。是夜便宿在德州旅店。吃了晚飯之後，富公喚刁仁，與之計議道：「想來旱路都有接官的，恐一時間有人看破，我欲從水路至臨青州，轉至省下，豈不為妙。」刁仁道：「小人也是這般想，只是小人還有一句話，與老爺商議。老爺今為大巡，須拿得幾個真正貪官污吏，審得幾件冤情枉獄方妙。老爺知道，小人原是山東人，各處風俗都省得，意欲與老爺兩路去。待小人細細打聽，報與老爺知道，那時番起來，件件是真，樁樁是實，地方上有不稱誦老爺為神明的麼。小人感老爺抬舉之恩，無門可投，只願扶持老爺做一任好官，不知老爺意下何如？」富公聽了，大喜道：「甚好。只要你赤心為主，不可招搖壞事，你明日就分路去便了。只是在那裡會哩？」刁仁道：「小人打聽老爺出巡那裡，就到那裡便了。」看官們，你道刁仁為何發此議論？他心裡打點停當，思量要在外面狐假虎威，暗通關節，打台弄錢。可笑富公沒主意，信他這幾句假惺惺的話，認是個赤心為主之奴，輕意著他去。

次日，果然富公即與刁仁分路，自同紫霞覓船進發。到了臨青，遂上岸在西門尋飯店。只見一家掛著招牌，上寫盛老實老店。走出一個人來招呼道：「尋店的這裡來，咱小店極潔淨，上等湯飯，出奇的小菜，請進來看中意便住下。」富公即隨他進去，只見店中住得滿滿的，便對他說道：「我卻有句話說。我從南來，有些貨，裝在糧船上，我是打從旱路來的，聽得船尚在後面，要在此等他，還有幾日住。你卻揀個好房與我，飯錢不論。」那主人家道：「既如此，隨我裡面來，咱出一間與老爺住下便了。」即引到內邊一間廂房裡住下，看那房果然與外面不同。富公坐定，即問主人家道：「大號可就是老實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敢，爺休笑話，這是在下的渾名，因從來老實，再不虛說，故此外邊就順口叫出了名。不瞞爺說，州裡開店的雖多，來往爺們，都道在下老實，故此下顧也多，比別家不同些。」富公道：「可為名下無虛！」老實道：「不敢！」說罷，即叫走堂的，拿茶拿水擦桌掃地，滿面堆下笑來，就是見了親戚，也沒有這樣熱鬧的，這是店家舊套，不足為奇。

且說富公在店中，每日出去，各處察訪事情，民間疾苦，官吏賢否。人人俱說那本州州官莊墨淋，貪酷虐民，怨聲載道，細細訪在肚裡，一住兩三日。一日晚間回店，盛老實道：「爺在何處去頑？」富公道：「在州前看看。」盛老實道：「咱告訴爺，切不可往衙門裡去，這老爺最好拿閒人，不可去犯他。」富公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在外面不妨。」盛老實說些閒話，自去了。富公吃了夜飯，上炕睡了。次日起來，買些點心吃了，對紫霞道：「我到城裡去，如此如此。若有人拿我一封字來，你看了字上的話，同他來。」囑畢出門，一徑直到州前來。

正值州官坐堂聽審，富公趁著忙裡混進去，直捱到丹墀下。卻好審完了一起事，夾了一個犯人，發出收監。富公故意捱上去，忽被莊州官見了，喝叫皂隸：「那月台下窺探的什麼人，拿過來！」皂隸應了一聲，就將富公推上去，富公卻不跪，站立旁邊。莊知州便喝問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敢在此窺探審事，到了官府面前，抗不下跪！」富公道：「生員是江南人，姓安名才，往京看親的。有些須綢緞在糧船上，在此等船的，因見衙門聽審，借觀一觀。」知州道：「你是秀才，就敢如此放肆，況又係外省人氏，未知秀才真假，一定是個流棍、假秀才名色，以抗官府的。叫禁卒帶去收監，明日具文詳憲查他是否秀才。」

當下便有值日禁卒，來推下去，富公更不言語，跟了禁卒便走。進得監中，眾禁卒取了銬鎖刑具之類，來講公事錢。說道：「這個去處，是做不出好漢的地方，不論罪之輕重，只問錢之有無，到了此地，就是靛缸裡不出白布，貓兒見鼠，定無慈悲之理的。看你斯斯文文，必然知些道理之人，及早料理起來。」富公道：「不須列位講，但我初到，身邊並無錢鈔，少待等寄信到寓中就來料理。」眾人聽見，便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且去，停會再講。」大家走開了。富公因看那些犯人，個個是鳩形鵠面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的模樣，問他們所犯何事，大概都是戶婚田土，鬥毆牽連的小事。只見旁邊有一人，倒在那裡聲喚，看他就是先在衙門內夾了出來的那人。富公即走近前去，問他所犯何事？

那人垂淚道：「我姓屈名淵，保定府人，來此做買賣，在西門外歸大飯店裡住下。不想那歸大見我有幾兩銀子在身邊，終日叫他妻子來引誘我，我再四卻他，他妻子說道：『我丈夫知道的不妨，今夜我備著酒菜，晚上打發他外邊去睡，你可進來。』我一時沒主意，許了他。不想那一夜，還有我同鄉一個的人回去，我與他送行，吃了酒回到店裡，已是二更了，遂到他妻子房中，不知何人將他妻子殺死在房。我著了忙，連夜走了。他丈夫聽見房中不做聲，走進去一看，見妻子殺死，知我走了，即聲張起來，合了一伙人，分路追趕，將我拿住，送到州裡審問。」又說：「失了一個匣子，內有銀十兩，銀手鐲一對，賬簿一本，兩番夾打，我業已屈招，只要追那匣子並兇器，卻叫我那裡拿出來？眼見得是有死無生的了。可憐家中尚有年老父親，我若死於異鄉，連報信也沒有，如此黑冤，何處伸訴！」說罷，重新又哭起。

富公再要問他，只見一個禁卒來，叫道：「姓安的，自己的事還顧不來，管人家的事怎麼？你來我與你說話。」富公跟了他，無人之處，那禁卒道：「我們弟兄不消說，你該作速料理就是，老爺處也該打點。」富公道：「列位的禮自當奉送，只是老爺處，叫我如何打點？向我要不曾犯法？」禁卒道：「你說不犯法，官府的性兒是定不得的，欲加人罪，何患無詞。況你是個異鄉人，經不得監在此，誤了事。依我說，有個朱門子，官府用事都是他出入，央他送個禮進去，今日就釋放，卻不好麼。」富公道：「要多少？」禁卒道：「得拾貳兩，加三使費，再得三兩謝朱門子，就可完事了。」富公道：「既承指點，這個數，我還料理得起。但不知可是真麼？」那禁卒道：「我叫陸仁甫，從來極忠厚，不曉得哄人，我就接他來，你當面與他說便了。只是我們的禮輕不得！」富公道：「既如此，事不宜遲，我寫一信，就煩老哥拿到西門外盛老實店中，交與小價，叫他到這裡。只不可叫店家知道，恐他見笑。」陸仁甫道：「你就寫來，我一面去與朱門子說了，也便邀了他來。」富公借了紙筆，急急寫完，付他去了。

一會兒，果然領了紫霞進來。原來紫霞看了字上的話，默默會意，將銀子都打點停當來了。富公先把四兩一封，送與眾禁卒道：「些須薄禮。」眾人見他體面，接了也就不言語。朱門子也到了，眾人就替富公把上項事說了，朱門子一力擔當，道：「不敢欺，就是我放個屁去，也不怕我官兒不依的，你只管安心，我如今便送進去，少停即有回音。」富公道：「如此甚感不淺。」把銀子一一交他去了，到得將晚，果然差人釋放了。

富公回到店中，是夜睡在炕上，想那監中姓屈的這件事。若說是他殺的，則與此婦何仇，若說本夫殺來陷他的，亦必無此理，竟想不出致死根由。想了一會，正要睡去，只聽見頂格上耗子嘶打，驚覺了，再睡不下去。直至天明起來，抬頭一看，但見頂格被耗子咬了一窟，拖下一塊衣角。即扯下一看，卻是一領渾身血跡的白布衫，裹著一把尖刀，一本帳簿，上有「歸記」兩字。富公暗付道：「這店裡殺了人了。」不覺記（計）上心來。昨日監中那姓屈的說，那殺死妻子的人，姓歸，其中必有緣故。忙把衣刀卷好，令紫霞收放行囊中，打點起身。遂叫店家來問道：「這一間房，請問你們一向是誰安歇的？」盛老實道：「一向咱一個表弟在

內居臥的，原這是內屋，不留客的。近日他偶然出外，空在此，因見爺是個斯文人，故此留在裡面，爺為甚問及？」富公道：「我每夜聽見有些響動，疑心是空久無人住的，故偶然問及。敢問令表弟上姓？」老實道：「姓魯，號小川。」富公道：「這些都是閒話，請你來非為別事，只因我在此等了三四天，船無消息，意欲迎下去，特來請你來算飯錢。」老實道：「任從尊便，飯錢舊例，每人五分一日，爺們兩位，每日一錢，四天共該四錢，不須算得。」富公即令紫霞開發了，作別出門，僱了牲口，一徑往東昌府來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城中，便向至察院裡來。只見一簇人，在那裡做工修理，富公問道：「為甚修理？」那些人道：「修理齊整了，問候新按院來出巡的。」富公即討一把椅子面南坐下，吩咐道：「本院就是新按院富，你們去報府縣官來。」眾人聽見，俱嚇了一跳，飛跑去報了。不移時，各官俱到。富公把敕印與各官看了，各官參拜畢，退入後堂。頃刻間執事，各役齊來伺候，各官見按院如此光景，多懷著鬼胎。

次日，即行香坐堂，放告。遂吩咐書辦行牌臨青州，提屈淵一起人命事親審。又喚承差一名齎硃簽，往臨青西門外拿盛老實，並著要伊表弟魯小川回話，如有一名不到，該役處死。承差正不知為甚，接了簽，沒命的去了。不則一日，各犯俱已解到，發在監裡。次日早堂就審，富公先叫歸大上去，問道：「你妻子果真是屈淵殺死的麼？」歸大道：「是他強姦不遂殺死的，又盜了小的衣資匣子一個，內有銀十兩並鐲一對、帳簿一本。」又問：「他盜殺之後，彼時即被擒獲了，這些物件既不隨身，他卻藏在那裡？況他異鄉人，且住你家，料別無親戚，莫不是你圖賴他麼！」歸大道：「稟上青天爺爺，果是真情，但贓物，小人也不知藏在那裡。」又問：「你帳簿上可有記號麼？」歸大道：「面上有歸記兩字。」富公即在袖中取出飯店內拾的那本帳簿，遞與他看：「你認可是麼？」歸大一看：「這是真了，是小的親筆。」富公聽見真了，即叫魯小川上去，道：「奴才！你怎麼殺死歸大妻子，又盜他衣資？」魯小川道：「小的總不知這件事。」富公即令人往後堂取出血衣、尖刀與他看，道：「這可是你藏在頂格上的麼？」小川一見，便面如土色，只是不肯招認。富公道：「這是本院親手得的，你還敢狡辨麼！」即令：「夾起來！」兩邊皂隸動手便夾，魯小川吃夾不過，只得招道：「小的那夜，原欲行竊他是真，不想見女人盛妝坐在房中，被他見了，即要叫喊，小的因此將他殺死，竊了他衣資是實。」又問：「你表兄盛老實可知情麼？」小川道：「銀子分他用的，殺人的事卻不知情，也不曾同去。」富公叫盛老實上去，道：「你可認得本院麼？」老實抬頭一看，認得就是安客人，魂不附體，總不敢開口。

富公把二人重責四十板，定了魯小川死罪，贓物在盛老實名下追完，都下了監。又喚屈淵上去，道：「本院在監中，就詢知你的魂枉。」屈淵將按院認了一認，只是磕頭。富公道：「本院憐你是異鄉人，賞你盤資銀十兩，可回鄉去。」屈淵重新叩頭，不計其數，領了銀子而去。審了這起事，闔群的人，無不稱頌神明。盤日即題參莊知州，拜疏之後，即著東昌府取了收管，並拿朱門子、陸仁甫監候。此時莊知州方知這按院就是監的安秀才，悔之無及了。富公在東昌事畢之後，遂發牌往濟南府。

評：

開釋屈淵一段，是節外生枝，不關本文。殊不（下缺）。